

新張女界

擊

突

曾克著

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區政治部出版



部隊文藝叢書編輯前言

一、本叢書定名為「部隊文藝叢書」，決定編輯反映前一二九師、晉冀魯豫軍區、第二野戰軍以及現在西南軍區部隊的戰鬥、學習、生活、生產、後勤工作……等各方面的文藝作品。主要是供給部隊幹部、戰士、和部隊文藝工作者、文藝團體的閱讀、演唱和研究，並供給關心部隊文藝活動者閱讀與研究的方便。以期逐步地廣泛開展部隊文藝運動，鼓勵部隊文藝的創作活動及進一步提高部隊文藝的水準。

二、選稿標準主要根據在內容上表現了一定的部隊生活，具有正確的政治、政策觀點，並結合了一定時期的政治任務來決定。寫作技巧暫不苛求，凡在部隊中起了重大教育作用，為羣衆所熱烈歡迎的作品，除編輯出版外，另組織獎評。

三、作品形式不拘，凡通訊、報告、小說、詩歌、劇本、歌曲、木刻……及其他一切創作形式，除專供戰士閱讀的通俗作品，另行編印外，不論長篇短篇，均分別大體依據作品內容、

數量、體裁編成個人專集或選集。

四、本書以後繼續編輯出版，歡迎各方面供給稿件。

鄧平知

PDG

目 錄

一個老英雄的決心	一
突擊	五
登上城頭	一八
殲滅	二五
攻心戰	三三
勝利不是偶然的	四二
我認識的第一個營長	四五
認識	五六
史玉倫同志永垂不朽	六六

陳錫聯司令員曾見媽媽

戰地婚筵

七一

七八



一個老英雄的決心

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，我們劉鄧野戰軍第三縱隊的英模大會開幕了，進軍勳員的號召，響徹在數百位英雄模範的心中。他們代表全軍，表明出勝利的鐵一般的堅信！

關富臣是到會的一個年紀比較老的殺敵英雄，在最後一天的表功會上，他精神勃勃的跳上台來，當他宏亮的嗓音，向台下英雄模範們發出第一聲招呼的時候，大家感覺得特別的親熱。於是，注意力立刻集中了他，聽他的動人的自述：

『同志們，我是今年正月間才參軍的。你們別看我滿臉鬍子樣樣的這大年紀，比起諸位來，可還是個新兵。俺家原是個赤貧戶，祖祖輩輩一間房一畝地都沒有。自搭咱八路軍解放了俺曲周縣，農民大翻身，俺才分了十七畝地三間房子，有吃有穿有住，真好比從地獄上了天堂。那大家就要問我啦，有了好日子你不在家好生過，出來當兵幹啥呢？同志「吃水難忘掘井人」，我參軍就是報咱共產黨的恩情呵！』

『歡迎我們的老英雄！』台下熱烈的歡呼了。

關富臣伸開兩隻臂膀，按撫下去雷樣的掌聲，笑着說：

『這會兒你們歡迎我，我這心可算高興啦！我在村上才提出要參軍的時候，可是大大不受歡迎，誰看見誰笑話說：這麼大歲數，誰還要你！我總是厚着臉皮頂他們：四十三，正幹的時候呸！老哈？跟村長不知道要求過多少次，都叫他碰回來，心可一直沒有死。』他拍了拍胸脯子又說：『今年正月間，參軍的人數很多，我拿定了主意，這會無論咋着也得去，又去找村長上名，心裏想，不叫去，我這條老命也就不要了，一定要跟他們往縣裏鬧。我私下又活動了七八個已經上名了的小夥子，我鼓動着他們說：要是不叫我，你們大家可都不要去！他們都說：行！俺們一定把你給鏢上去！這麼鬧了一通，算是過了一個關口，到了縣上檢驗，七百多人，一下可就先把我給挑出來啦！心裏可真不好受呀！縣武委會主任我原就認識他，這時候，急的沒辦法，我就抓住他說理。我說：對你們說吧！我當解放軍的決心是下定了，你說我老了，走不動，你當場叫出最能走的小夥子，來跟我比比，我要是掉隊一步，就馬上打發我回去，我沒二話說。這麼一賴又賴上去了。』

聽衆們都替他高興的笑起來，他却皺起眉頭繼續說：

『往隊伍補的路上，就心的飯都吃不下去，只怕再弄下來。到了范縣，俺們一齊二十六個人到

了二十一團一營三連來，二十五個人一個一個都分配下班了，眼看著又剩下我一個。同志們，你們看該有多損！連長指導員從上到下看了我好幾遍，對我說：你這麼大歲數，到連隊怕不中，下伙房去吧！我一聽就起了火，我想，反正這是最後一關啦，人常說不打不相識，不扯扯筋可就真沒指望達到決心啦。我說：報告連長，伙房我不去。你問問，叫我去當文書我都不幹，我又不會寫。我是決心要扛槍！連長看我勁頭不小就問：行軍出操你能頂下來嗎？我心一急，就對連長說：不瞞連長，我在舊社會還幹過兩年行伍，你把你們體力最强的挑上幾個來，保險野外操場，槓子木馬我還落不了他們後邊。現在我只求當個新兵呵！連長和指導員一聽都笑了，他們說：這老傢伙管許中呵！就他們這一句話，我算當上了兵，成了咱解放軍的戰士！高興的真不知道該咋着好。在班上幹了十天，就提升成班長，勁頭更大了。同志們，你們想想，原先是連兵格都不够，這會，上級叫帶上一班人。喝！行起軍來，我背上兩三個人的東西，年輕人也走不過我！天天請求上級，攤上我們去打突擊。我常說，一個人無論幹啥，只要立下志下定決心，一定可以達到目的！……』

掌聲歡呼聲浪潮一般的又在全場掀起了：

『學習老英雄不屈不撓的精神！』

尉富臣沒有顧得去擦那滿額的汗，又說：

『咱們大夥都向李治五英雄學習吧！比起他的殺敵光榮事蹟，我這個英雄名義是不配的。我一看見胸前掛的英雄獎章和紅花，就覺得抱愧。這回，我就算沒有任何成績吧！反攻中好好來立功。我在舊軍隊裏前後混過差不多有十好幾年，多少還學習過一些本事，打起仗來還分得清子彈咋來咋去的，敢往上衝。這回打大小胡營，我帶着一班人摸到敵人的砲樓子跟前，發現了他們，把弟兄們疏散隱蔽好，又跑回去向營長取聯絡，沒有受一點損失，也就是憑這點老經驗。』說到這裏，他的情緒更加激動了。他撸了撸袖子，攢起拳頭說：『同志們，我家裏就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娘，我這回出來，生怕他難過，你猜她咋說？她可算明白啦！她說：『民國十二年咱娘倆逃荒，要不上吃的，眼看着她跟你散開，使她的吊把錢，沒喝上三天米湯。沒辦法，你摔下老娘去當兵，我捏上幾滴眼淚都沒說二話。現下，家裏要啥有啥，今年打的糧食，除交公糧，還有六石多囤在那，我老婆子眉裏眼裏吃也吃不完，把你拴在家裏幹啥？等着頑固軍過來再把好世道翻過去？同志們，你們想，我還有啥掛頭呢？臨出來的時候，快過陰歷年，我把村上擁護我們參軍的一丈二尺白布染了染，秤了二斤花，給他老人家套了身新棉衣。又私下交代村長說：我娘年紀太老了，我想把話給你說明白，人老總有一死，有那麼一天，她要是一口氣上不來倒了，你

不要通知我，弄個棺材把她入土就算了，我是非把老蔣打垮不同來。村長啥事情都腦承了，他把俺娘的生活給安排得好好的。打過大胡營，村上接到咱們的立功喜報，還出了個笑話呢！俺娘來信說三區啓鎮和四區小心寨兩下爭我這一個人。事情是這麼着的，二十八年，俺娘逃荒回來，還是沒啥吃，就寄住在啓鎮外婆家，一直沒有回小心寨。翻身也是在啓鎮翻的。現下，小心寨派人去接我娘回去說：……你回去，盡你檢十七畝上等好地，三間大樓房。這回羣英會的報功單已經送回小心寨了，四區區長早就要給俺娘掛匾，一定和啓鎮合起來紅火呢！兩村才離五里地。……」

他的話又被狂烈的口號聲截斷了：

『立功真光榮！』

『開了羣英會，咱們就要大反攻，同志們，我來和你們青年人提出挑戰。』他的眼睛發了紅，一個箭步跳到台口上，發起誓來：『這次出發，不要發給我給養，餓了我要抓住蔣介石吃他的肉，渴了我要喝蔣介石的血！我吃狗肉的虧太多了，這就是我的志向和決心，也就是我訂的計劃。叫我跟蔣介石平和點，屈門也沒有，非要把他的一人一馬一槍一彈都消滅乾淨不甘休！』

老英雄一躍多高！台下的口號聲喊得更高！這最後一天的英雄會的情緒，被老英雄的發言，

激勵得也越發高漲了。

突擊

黑夜，十九團第三營在小楊莊剛剛把工事做好，就接到突擊大胡營的命令。主攻任務一給了十連九班，小個子班長張福友興奮的直跳直跳。他一面叫班上的同志們趕快檢查武器彈藥準備出發，一面大聲的對大家說：

「昨晚上打前崗，咱班給十一連當二梯隊，還沒有使上勁，天明戰鬥就停止了。大家心裏很憋氣。今晚上，該看咱們的啦，保衛延安和毛主席，咱們誰都知道，就不講它啦。光說咱們和人家史玉倫模範班挑了戰吧，砲已經放出去了，可不敢落個狗熊……」

沒有等他把簡單的話講完，戰士們個個摩拳擦掌的都有些不能忍耐了。他們時時刻刻盼望的就是能當突擊班，上級把這個任務交給他們，比什麼動員都更有力量。十八歲的小戰士向元成，參軍才只半年，已經鍛鍊得仗仗都有信心。他瞪着那雙聰明的小眼睛說：

「班長，你放心，模範不模範，打下仗來看！」

「青年人活着，要的是臉面，爭的是口氣，說出來就得幹出來，一會看我的吧。」解放戰士

楊漢英，一隻手舉着一顆手榴彈。他對自己的互助小組長王因喜，挑戰似的說：「老王，今晚上要和你這放羊小左不拉子，比個高低，咱們各人都把手榴彈裝起來，看到底誰打的多，請班長給咱們評判。」

老實而沉默的農民戰士王因喜，笑着應了戰，他的又大又黑的臉上有些激動。班長伸手撥亮了燈蕊也向大家表示決心了：

「大家聽好指揮，猛打猛衝的幹吧！我要是犧牲掛彩，你們千萬不要管，跟上副班長完成任務。」

副班長楊同明跟班長也都是解放過來的。但，他們不但都當了下級指揮員，而且又都成了共產黨員，肩負着雙重責任。在每一個戰鬥動員的時候，總要着重的講這樣幾句話：

「用力量向敵人喊話，叫他們繳槍。我們解放戰士告訴他們自己是怎樣從死裏被救出來的。」
出發了，每個人的心裏都如同「鍋燒滾了的水一樣。踏着陰曆初八九的新月的微光，溜着麥隴的邊沿，隊伍向東南挺進。

大胡營開始陷入槍砲聲中了。滿村又是火光又是烟。戰士們聽說友鄰部隊已經突破了前沿向街裏發展，情緒更加高漲起來。沒有聽到跑步的命令，可是，誰也收不住自己飛也似的步伐，他

們恨不得也衝進村去投入縱深戰鬥。

楊漢英胳膊上挎着一個準備裝炸彈的籃子，走在組長的後邊。他腦子裏總在旋轉着副班長剛才說的那些話。他想，自己被八十八師抓了送上火線，在死守單縣時受了傷被丟棄在血泊中，最後是人民解放軍的担架抬起了他。這親身的經歷，使他對於死裏得生這句話，理解得最深刻。他一聽着槍砲聲，這記憶就越加清晰起來。傷癒以後，是他自動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的。當時，他只有一個簡單的思想：報恩和復仇。可是，幾個月以來，人民解放軍的生活，使他懂得很多新道理。他知道了這軍隊不但是他一個人的救命的恩人，而是所有窮苦人的。他親眼看到一處地方一被解放，那裏的窮苦人就有了吃穿。他班上的弟兄，除了他們解放戰士，都是自動參軍來的，他們對他說人民解放軍就是他們自己的軍隊。所以，他也下了決心，跟這軍隊幹下去。當快接近大胡營村莊的時候，他的一樁終日急盼解決的心事，又衝上喉頭了。他趕上前一步，扯住小組長的胳膊，邊走邊問：

「嘿，我的那個事，中不中呀？」

「班長說啦，已經和支部談過，這個仗打下來，就請黨委快些給你批！好好幹吧！」王因喜肯定的對他說。

楊漢英一躍，眼前直發亮，禁不住狂喜的說：

「批准我當了共產黨員，死了也是光榮的……」

突然，從後面傳過來班長的口令：

「注意靜肅！散開！」

楊漢英把興奮和希望都壓在心裏了。隊伍悄聲的機動的往村邊運動。

意外的，村邊上既沒有鹿柴，也沒有外壕，連一些臨時築就的工事都沒有。班長向戰士們輕輕的傳達着營上掌握的敵情。大家一聽村子裏的敵人，是昨夜前崗潰退下來的，恐慌而疲憊，勝利的信心越發提高了。

九斑稀疏的，每個戰士彎着腰，跟着班長張福友從西頭挨進村子去了。村子裏很多高樓上都響着槍，敵人多半都盤據在它的上面。

戰士很快的向前發展，搜索。並且迅速的揭開一個大門，佔領一個房子。張福友叫大家在房子裏散開，自己到院子裏觀察一下，回來小聲說：

「沒有命令不許亂打槍，我們要注意發現敵人的目標。」

又向東發展了三個院子，才聽見南邊三十多米遠的院子裏一幢高樓上有敵人在打槍。張福友

立刻命令王因喜這個掩護組上到東屋平房頂上。

楊漢英和組長一個人一籃子手榴彈，一個右手，一個左手，對着直往三層樓上摔。頃刻間，高樓冒煙了，爆裂聲淹沒了敵人的槍聲，敵人被壓到二層樓上去。

「快發展過去呀！」王排長在後面院子裏叫。機關槍班接受了命令，準備掩護九班衝擊。

敵人緩了一口氣！機關槍又在二層樓上怪叫起來。院子裏沒有通過的道路，張福友把人帶進南屋裏去。機動的命令：

「快些在南牆上掏一個土門，鑽進一個人就可以。」

向元成從背上拿下洋鎬，在班長指定的地方動作起來。石頭基磚牆，把小戰士累得滿頭是汗。副班長讓其他同志替換他一會。他說：

「已經掏開槎了，好掏了，大家快點把它掏透吧！」

土門掏得可以鑽進一個頭那麼大小的時候，被敵人從槍眼裏發現了。張福友馬上向排長請示：

「報告，敵人的機關槍現在封鎖的很嚴。就是衝過去，地形又很窄，恐怕發展不開。上樓梯子還沒扛過來。」

排長跳上按架機關槍的東房，朝南院看了看，果決的說：

「不要再搗了，叫弟兄們不要擠在一塊，聽着炸藥爆炸就衝上去。」

排長的話剛一落地，東房上兩挺輕機槍一齊響起來，日本式的歪把，響得特別脆。緊接着，高樓在轟隆的巨響中碎裂了，濃烟火光捲着飛起的灰土磚石。

「衝啊！」

噠的，九班戰士提着手榴彈，舉着上刺刀的槍，猛虎一般衝出了土洞，衝進了煙火騰騰的院子。向倒塌了的高樓裏的敵人喊：

「快繳槍吧！繳槍不殺，人民解放軍優待俘虜！」

楊漢英的喉嚨都喊啞了，還直聲的叫：「我就是八十八師過來的呀！」

敵人哭喊着，哀叫着，抖顫着。一枝枝步槍，嘩嘩的從窗格裏扔到院中。

戰士們從燃燒着的黑糊糊樓上，帶下來一羣羣的黑鬼一樣的俘虜，自己也像鑽了一次煙囪。

向元成衝進樓以後，什麼都不要，却專心一意的搶武器。他抱着一大捆槍，從橫躺着的敵人的死屍上，從噼噼啪啪炸着子彈的高樓裏跑出來。班長接槍的時候，發現他額頭上一片紅，忙問道：「頭上是咋弄的啊！掛彩了嗎？」「從敵人彩號身上取子彈碰上的。」他笑着，露出白牙齒，毫

不在意的說。

班長命令他和同志們去押送俘虜，剛一出院子，他身旁的一個俘虜像是故意慢了一步，縮着脖子鬼頭鬼腦的往前後左右溜了一眼，見自己是最後的一個，又遲頓了一下。向元成警惕的用槍托催促着他：

「跟上，快走！」

俘虜放快了脚步，從口袋裏掏出一支水筆和一個手錶，遞給向元成，嘴裏發抖的喃喃着企求饒命。

「好好裝起來！人民解放軍從來不要俘虜的東西，不發私人洋財。」小戰士正直的拒絕了他，並且進一步給他解釋着俘虜政策。

從營指揮部很快回來，向元成完全是跑步的。一見到班長，他就叫起來：

「剛才咱們打的那個高樓是敵人四十九旅的旅部啊！旅長已經清查出來了。營長讓咱們趕快乘勝向前發展。」

九班的戰士們高興得發了狂。但，沒有遲疑，大家帶着自己勝利的鼓舞，去完成新的任務。這時，天已經快明了。班長張幅友帶着弟兄們向左翼前進。他們決心去奪取旅部南邊的另一